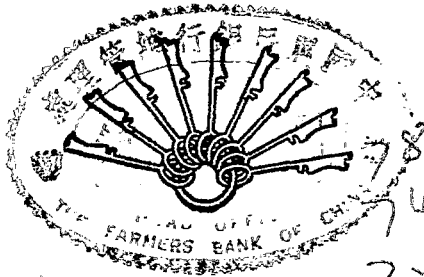


初中學生文庫

世界女名人傳列

下冊

編者 沈茲九



中華書局編印

## 序

「婦女在社會上所占的地位，常由於她在經濟領域上所擔任的職務而決定。」  
——柯崙泰。

在封建社會裏，婦女是家庭的奴隸，既沒有任何經濟特權，當然也談不到社會地位。同時她們也不會覺悟到怎樣謀解放。

產業革命以後，婦女踏上了經濟領域，婦女解放運動，亦隨之而產生，關於從事解放運動的急先鋒，以及明瞭男女的不平等，但不思澈底改革社會制度的改良主義者，上冊都已經敘述過了。本冊所選擇的，都是洞悉社會根本病源，同時不但僅僅從事理論上的研討與宣傳，且實際地參加革命活動。她們是革命的理論家，也是行動的實行者。

在這國破家亡，中華民族都已做着奴隸與準奴隸的今日，我們看看人家是這樣與惡勢力奮鬥過，而獲得了光明大道。這光明大道，決不是烏托邦，而是真真實實的人間樂園。而要走那樣的人間樂園，需要一極大的鬪爭，達到人人——不管男和女



世界女名人列傳 下冊

——有經濟實權，才能做真正的「自由人」。

# 世界女名人列傳 下冊

## 目錄

頁數

監獄改良者 <u>伊利沙白佛來</u> .....	一
偉大的護士 <u>佛羅倫士奈丁格爾</u> .....	六
替被壓迫者求解放的 <u>蔡特金</u> .....	一二
博學多才的革命女性 <u>羅森堡</u> .....	一八
<u>列寧夫人克盧普斯加亞</u> .....	二四
政治家 <u>柯崙泰</u> .....	三四
天才舞藝家 <u>鄧肯</u> .....	四〇

世界女名人列傳 下冊

# 世界女名人列傳 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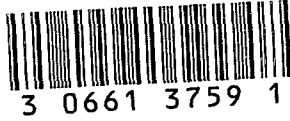
## 監獄改良者伊利沙白弗來

伊利沙白弗來 (Elizabeth Fry) 於一八七〇年生於英格蘭的那爾瑞克 (Norwich)，是她父親的第三個女兒。她的父親是倫敦的巨商，和她母親同爲教友派的教徒，全家過着極優美而平靜的生活。

幼年時候的弗來，聰明、美麗，很喜歡跳舞、騎馬以及其他各種的遊戲，在交際場中是一位最可愛的女郎。但是在她十七歲的時候，有一次她同她的六個姊妹去聽美國牧師的說教，結果大受感動，於是在性情上也就起了變化，從此她祇想去作些有益於他人的重大工作。最初她創辦了一個學校，專門教育貧窮人家的兒女，由她自己任教授，自己管理學校中的一切事務。以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去作那些麻煩的工作，確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加之那時候的學校教育正是草創時期，沒有一個可以讓弗來做效的學校，事事都

監獄改良者伊利沙白弗來

781  
744  
2:2



要自己去想辦法進行。她除了創辦學校以外，對於自身的修養，也開始加以注意。她自己訂定了六條規則，以「愛惜光陰，待人誠實，謹慎言語，處世溫和，生活節儉，敬奉上帝」爲自修的標準。

一八〇〇年弗來于歸倫敦巨商約瑟弗來（Joseph Fry），約瑟弗來也是一個教友派的教徒。弗來嫁後，同她的丈夫移居倫敦，仍舊還是繼續從事慈善工作，並且還接受了英國朋友會的聘請而爲傳道人。她在婚後的十一年中，生了七個小孩，但是她並不以作人妻人母爲滿足，平時除爲倫敦近郊慈善會服務和傳道外，並常以其豐富的資產救濟貧民病人。

一八一三年弗來到紐格脫（Newgate）去參觀監獄，從此她遂開始了她那永被世人敬仰的改良監獄工作。她從事這種工作的動機是這樣的：從前她曾在那爾瑞克參觀過市監獄，看見了許多的黑暗與罪惡，但是她這次在紐格脫監獄裏所看見的情形，比那爾瑞克市監獄還要惡劣。一間獄室中容納了二百多個婦人和小孩，不分犯罪的輕重，不分罪犯年齡的老幼，大家都是擠在一塊。獄室裏的設備，既無牀榻几案，又無被氈衣服，犯

人們終日無事可作，除了呼飢叫寒，或是玩牌爭鬧以外，多半是羣聚在近街的窗口上向路人談話和求乞，或是向獄卒購買飲料而爭吵。弗來看見了這種罪惡的慘象，她才決心要想法把她們的生活加以改良。

這時候的伊利沙白弗來，已經變成了一個極勇敢的婦人，和她小時怕水畏夜的性情完全兩樣。她再次的到那可怕的紐格脫監獄裏去，作了許多連管理監獄者自己都不敢作的工作。在她明白了罪犯們的痛苦之後，立即給予她們以衣服和食料等的物質安慰，並用她的梨花妙舌爲她們解說馬太福音第十章，敘述基督降世救人的史績，使她們因此而獲得反省的機會。同時又爲罪犯的子女辦了一個學校。一方面藉以減少牢獄中兒童疾病死亡的危險，他方面則給予兒童以種種的知識，使他們不致遭受目前惡劣環境的影響。

弗來在紐格脫專心從事於監獄改良工作，差不多很少休息過，她遍訪各地的監獄，並設法一一加以改良。同時她又聯合了那些幫助她在各地工作的同志十二人，組成了一個協會，以給予罪犯們的衣食、教育、工作和使他們相信上帝爲宗旨。她決心要作到凡



是在紐格脫監獄中所看見的慘象，一定不會再在人世間發現。她向政府方面建議，要求將男犯與女犯完全分開，將真正犯罪，第一次犯罪和不幸而犯罪的罪犯也分別加以監禁。並主張以婦女管理女犯。

十九世紀初葉的英國，她的行政是很腐敗的，對於人民犯罪的處罰，頗多罪輕刑重的不平現象。如法律規定凡犯行竊、強奪、假冒筆迹、偽造紙幣等罪，都一律處以絞刑。於是有婦人因竊人白布一方而喪失了生命，又有一婦人爲活兒而竊取他人食物亦被判處絞刑。這些，弗來都認爲是殘忍的濫刑。這種濫刑，不僅不能導人向善，更可以刺激罪犯的心理，使其不畏刑戮而爲所欲爲；她又請求政府廢止了這種不公平的處罰。

弗來在紐格脫的工作，不久就擴展到愛爾蘭、蘇格蘭及英格蘭其他各地的監獄。此外亞姆斯但丁、丹麥、巴黎等地的官吏，也致書弗來和她商量改良監獄工作的問題。俄國並預備請她去管理瘋人院，詢問她應以什麼方法去對待瘋人，弗來都按照他們所要知道的一一予以答覆。後來弗來往國內各地旅行，她又乘機集合了多數婦女的力量，把她從前所組織的改良監獄工作的協會加以改革，使其工作目的，不僅在保障監獄中罪犯

生活的安全，而且幫助罪犯在出獄以後能夠獲得謀生的機會，使其不再因生活而引起犯罪的心理。

弗來除從事改良監獄工作外，對於女罪犯輸送出國時候的待遇，也有很多的改善。當時的英格蘭政府，對於一般犯罪較輕的人，多把他們判作驅逐出境，這種被判驅逐出境的罪犯，大都是像豬羶般的裝載在運送罪犯的船上，運交澳大利亞的殖民政府，讓他們去作牛馬般的苦工。尤其女犯被送出境的時候，用貨車裝載上船，沿路常受觀者的嘲罵，使罪犯無地自容。在船中又都是老幼羣聚一處，終日無所事事，極易引起各種不良的觀念。於是弗來又商之於地方官吏，請用轎車運載女犯上船，並設法改良運送罪犯船上的設備。並且每當罪犯船將要開行的時候，她總是穿着教友派信徒的衣服，和船長立在囚艙的門口，以仁慈的態度，爲罪犯們祈禱，祝她們旅途平安，希望她們誠心向善，接受上帝將要給她們的恩惠。這種工作，一直繼續到一八四一年她生病以後才停止。

不過，在弗來最後的十七年生活中，因爲丈夫的商業經營失敗，她的家境也就漸漸的貧困了。但是她對於過去的慈善事業，還是盡她的精力與財力而繼續工作，最後竟連

在迫勒斯脫 (Pioshet) 的精舍也出賣了。幸而她的兄弟頗爲富有，她的兒子也都能夠自立，所以她還是能夠平安的生活下去。

弗來死於一八四五年。她自少到老，專心於罪犯待遇和生活的改革，爲人類社會上掃除了不少的罪惡，雖然她自己說是爲上帝而工作，但是她那仁慈耐勞的精神，都是永遠值得後人去敬仰的。

### 偉大的護士佛羅倫士奈丁格爾

佛羅倫士奈丁格爾 (Florence Nightingale) 英國人，一八二〇年生於意大利的佛羅倫士城。她的家庭境遇很好，時常隨着她的父母到歐洲各地去旅行。她幼年時沒有進過學校，大部分的知識，都是在旅行中得來的，她的雙親教她的地理、英國史、拉丁文、希臘文、音樂和體操，她自己又在旅居法意等國的時候學會了法文，這些都是她一生事業的基礎。

佛羅倫士的父親，是一個富有思想的人，他很喜歡把他自己的意志和熱誠說出來，

把他靈敏的女兒當作一個親愛的伴侶，和她討論宗教政治等問題。佛羅倫士也是一個富有思想的女孩子，從小就愛她自己花園中的鳥獸，喜歡幫助那些患病和在身體上遭受痛苦的人，她很熱烈的盼望自己能够成爲一個有用的人。等到她稍微年長一點的時候，她就喜歡在家裏和附近的貧窮人家從事看護疾病的工作。當她住在倫敦的時候，對於一切都感覺不到興趣，祇想在自己的生活上應該作些幫助那些在身體上感受痛苦的人的工作。不過當她每次去護病的時候，總覺得自己的時間太少，不能學習護病的方法；又感覺到許多地方的痛苦，是可以因有好護士而減少或防止的，因之她很希望能夠到離她家愛蒲萊（Embly）不遠的塞李斯保雷（Salisbury）醫院去多學一點護病的經驗，但是因爲她母親的不同意而不能如願以償。

一八四九年，佛羅倫士由於阿錫萊（Ashely）公爵的介紹，在倫敦一所很簡陋的學校裏教書。那時她常常到各地醫院去參觀，每次碰到那些從事看護婦孺工作的婦人時，總希望自己也能夠作一個從事那種工作的人。一八五〇年她到歐洲各國去旅行，看見德國愷撒斯威士（Kaisers werth）醫院成績的優良，次年她就到那裏去作學徒。她很艱

苦而快樂地在德國學習了很多的工作，預備將來有一日能夠在英國從事護士的訓練。這時她已經從她的雙親處獲得自由選擇工作的允諾。

她返英國後，就接受了倫敦貧窮婦女看護所監督的職位，這是她正式從事護病工作的開始。但她爲求深造起見，隨又再往巴黎聖凡生女修道會（Sisters of St. Vincent）去完成她的看護訓練。那時英國的醫院是沒有受過訓練的護士的，所有的護士都是些年老無知的婦女，不適合於任何的護病工作。法國的情形就好得多了，護病的工作握在慈善女修道會（Sisters of Charity）的手裏，她們對於護病工作有很多的經驗，很愛護自己的工作。佛羅倫士由巴黎返國後，就在倫敦哈萊街（Harley）的貧婦看護所裏工作，事情很忙碌，但是她心理卻很快樂，因爲這是第一次把病人完全放在她的管理之下，她可以拿全部的時間去看護她們。

不久，她的最重大的工作時期到了。英法兩國爲了要保護土耳其，在一八五四年和俄國發生了克里米戰爭（Crimean War）。她在報上看到了關於戰事的記載，從英國在東部戰線上受傷軍士的口，中傳出了一個極驚人的消息，英軍死於虎列拉的比在戰場

上殺死的俄國人還要多。關於這種疾病，沒有甚麼特殊的臨時救濟辦法，凡是在克里米受傷的人，都送到海邊上去，若是送到海岸邊還能活着的傷兵，就把他們再渡海送到斯庫台里（Scutari）去。斯庫台里在波斯普魯斯（Bosphorus）的對岸，君士坦丁的城外。那裏有土耳其已經預備好了用作醫院的建築物。但是沒有藥品，沒有繃帶，所謂護士祇是一些年老的運輸傷兵隊裏的殘兵，很多的人，都因為缺乏看護者和沒有人替他們敷藥裹傷而在那裏喪失了生命。那時法國傷兵的情形比較好些，有慈善女修道會在那裏主持看護的工作。因之英國人也開始問起來了，『爲甚麼英國沒有慈善女修道會呢？』

但是英國祇有一個慈善女修道者，一個真正受過護病訓練的佛羅倫士。她立刻就自告奮勇的去從事看護英國傷兵的工作，英國的政府也請求她去作這種的工作。不過很困難的，當時找不到很適當的護士，最後她祇得選擇了三十八個沒有受過良好護病訓練的婦女同行。

佛羅倫士到了那巨大而簡陋的斯庫台里傷兵醫院時，在工作上碰到了很大的困難。醫院裏污濁而多風，沒有被氈衣服，沒有水壺和飯鍋，沒有固定的食料和藥品，一切便

利於護病工作的設備都很缺乏，所有的祇是大批的傷兵、病人和死人。這種工作的困難，說來任何人也會感覺到駭怕的。在斯庫台里又沒有商店，醫院裏所需要的用品，都須取給於君士坦丁，所以時常因海浪的巨大和運輸船舶人夫的缺乏，得不到繼續的供給。有時連水、礮砂、和肥皂也很難獲得，致洗刷污濁病房和傷兵身上的血泥的清潔工作都不容易進行。但是佛羅倫士並不因此而挫折了她的勇氣，她除了寫信到馬賽和倫敦去請求物品外，並按照一定的程序去從事整理的工作。這樣，僅祇費了六個月的時期，就把斯庫台里醫院治理得很清潔而有秩序了。斯庫台里醫院的傷兵很多，把病床連接起來，長可達二英里。佛羅倫士總是時常親自率領護士去巡視，每一個感受痛苦的人，她都給予他以仁慈的安慰，使他在精神上獲得快樂。在那裏，沒有一個病人不愛她，沒有一個人不承認她是把他們由地獄升入天堂的仁愛天使。佛羅倫士自己也感覺到很快樂，她認為自己已經達到了幼年時期的最寶貴的願望，成功了世界上一個有用的人。

一八五五年春天，佛羅倫士又去克里米醫院。她以在斯庫台里的方法，同樣將克里米醫院加以改革，但是工作不久，就染了熱病。當她患病的信息傳出後，在倫敦和斯庫台

里都引起很大的注意。她在病中沒有回家，病愈後立刻又開始繼續工作。一八五六年克里米戰爭結束後，她還是在那裏工作，一直繼續到最後的一隊英軍離開克里米的時候才回倫敦。

克里米戰爭把她造成了全英國人民所敬仰的女豪傑。歐洲各國的人民官吏，也都以書信、紀念章、十字章、金錢來慰勞這偉大的護士。但是她對於這些光榮一點兒也不關心。她最高興的就是奈丁格爾基金的募集，因為她可以拿這筆巨款去從事她所志願的事業。最後她就拿這個基金辦了一個護士訓練學校。

佛羅倫士對於自己的工作，永遠是很勤勉的，不幸就因這勤勉而變成了一個廢人。可是在她的病中，她還是從病榻上筆述或口授她的計劃和意見，直到一九一〇年辭世的時候，才可以說是終止了她的一生事業。

佛羅倫士是一個實在的社會服務者，由於她的看護工作，建立了近代的護士，創造了現在普及全世界的紅十字會，使人類在各種災害中所受的痛苦可以減少到最低的限度，這確是對於人類的一種巨大貢獻。



## 替被壓迫者求解放的蔡特金

在德國革命史上，同爲女鬪士而聞名於國際間的，除羅森堡以外，還有克拉拉·蔡特金（Letkin Clara）

蔡特金活到了七十六歲，她一生的大半光陰——有五十年以上，都消磨在被壓迫者解放運動——農工運動與婦女運動上面。

她的熱烈的演詞，英勇的姿態，常可在德國國會席上，國際婦女大會裏以及各種記載革命事跡的書報中找到。直到七十幾歲時，她還做着國際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長及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重要幹部。同時還兼着德國國會的議員。

克拉拉·蔡特金，於一八五七年七月五日，生於德國的尼得拉村。父親是小學教師，家風純樸，她的少女時代的生涯，全是溶在純樸無邪的大自然中，但革命的思潮，興奮的熱忱，早已孕育在她的質樸的懷抱中。在她二十歲那年，她才離開了家庭，進了拉依普的

師範學校。

當時的德國，正才打敗了法國，國力日漸發達，資本主義日漸成熟，勞資的衝突，亦日漸滋生，從事於社會運動者，組織了社會民主勞動黨。

這時蔡特金已加入由俄國或波蘭亡命來的集團，她和那些革命志士交往後，她的聰明的頭腦，熱情的懷抱，更加深了一層。

在那裏，她認識了俄國的革命亡命者喔西普·蔡特金，他們倆人，不但情投意合，且同樣懷着一腔爲被壓迫者求解放的雄心。不久他們就結了婚。但是誰都知道革命者間的戀愛，正似春天的嫩苞，很容易被狂風暴雨所摧殘的。克拉拉與喔西普的狂戀，也不能例外。由於這時社會民主黨的勢力日漸擴大，所以宰相俾斯麥，於一八七八年，頒佈了有名的「社會主義鎮壓法」，於是凡有信仰社會主義嫌疑的，都被捕，喔西普被逐出境，於是克拉拉·蔡特金也跟了喔西普離開了祖國德意志，到一八八〇年實行同居之愛於瑞士。不久又移往巴黎，異鄉的生活，受盡了經濟上的壓迫，同時喔西普又害了不治重症，克拉拉又是已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她爲病夫與子女的生活，一方教書，另一方面更從

事寫作與翻譯。這時她真嘗遍了革命者的物質痛苦，但這痛苦，更使她了解被壓迫者的痛苦，而更積極地努力於被壓迫者的解放運動。

這種艱難困苦的生計，掙扎到了一八八九年，西普·蔡特金，竟拋棄了克拉拉與他的子女，走入了長睡之鄉。幸當時已取消了「社會主義鎮壓法」，所以克拉拉得帶了兒女，重返故國。一八九二年，她編着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平等」雜誌，那是完全鼓吹婦女解放運動的。由此她得到新園地，竭力為勞動者謀利益。她的言論，很受當世的推崇，因此獲得了大批的同情者與擁護者。這個主筆職務，她繼續到十三年之久。她竭力的闡明資產階級婦女運動與勞動階級婦女運動的絕對不同。這時她已認識了革命理論家兼實行家羅森堡，由於兩人的意氣相投，她們的進行更猛烈了。

克拉拉·蔡特金，不但主持「平等」婦女雜誌，得到了許多同情和擁護，同時她更教育着一般勞動婦女，因此她的周圍，有不少婦女團體，擁護着她，幫忙着她，她們一方為雜誌盡力，他方實際地從事解放運動。

她的這樣的努力，不但有益於德國的婦女運動，就是在國際婦女運動中，亦有偉大

的貢獻。她是國際社會主義婦女大會的組織者並領導者。一九〇七年，她在大會中提議，成立了國際婦女社會主義祕書處，一九一〇年開第二次大會時，她建議規定三月八日爲國際「婦女節」。

她所致力的，不單是國際婦女解放運動的工作，即在整個國際勞動運動上，也有她特殊的功勳。因爲她充分地了解這兩者之間，有着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

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各國的勞動婦女間完全失了聯系，蔡特金爲了要恢復這一聯系，所以在一九一五年召集婦女大會於柏林，爲了這次大會的宣言，她受了幾個月的拘禁。一九一五年七月，她更與羅森堡發行了一種「國際」雜誌，從此對於國際運動，更多了一個工具。

自一九一四年的歐戰爆發以後，西歐諸國的各社會黨，都爲愛國心所驅使，變成了狹義的愛國黨，非戰運動，完全停頓。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也以防衛國家爲前提，決議贊成參戰。只有國際主義的蔡特金，認爲革命須澈底，而決然反對帝國主義間的殘殺戰爭。因此羅森堡等同被開除黨籍。不久她又和羅森堡等同組了「*Spartacus*」團，從新組織

了獨立社會民主黨，一九一八年獨立社會民主黨內部，又起了糾紛，於是再脫離了 *SPAW'S* 團，一九一九才組織了德國共產黨。

這年的一月十五日，*SPAW'S* 團在柏林暴動，羅森堡與李布克納西，都被反動派所暗殺，蔡特金幸免於難。

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她在德國毫無顧忌地爲俄國宣傳！

德國一度革命後，第一屆國會議員中，有了蔡特金的名字，這是德國國會有共產黨議員的開端。她以共產黨員的身份，第一次演說，就表示贊美蘇聯共和國的成立。她的雄辯偉論，振動了全場的聽衆。

一九二〇年九月她才踏進了她多年期望中的理想國蘇聯。那時正當蘇聯開第九屆黨員大會，她走進了會場，會衆熱烈地歡迎她，掌聲有如雷動。列寧以大會代表的資格，雙手擁抱了蔡特金，以資表示擁護這勞苦功高女革命黨員。

從一九二〇年起，她不斷地被選爲德國國會議員，在各議會席上，更顯示了她的演說天才。她的演說，不但能使革命理論，有系統地闡發出來，更能使千百萬被壓迫婦女的

悲慘生活，從她口裏淋漓盡致地描畫出來。任你怎樣鐵石心腸，聽了也得動容。

她的在德國的末一次演講，正是法西斯的希特勒黨徒很占優勢的時候。她這次演講，誰都替她擔心，怕被暗殺。終於這過慮沒有實現。

她最末一次的國際活動，便是參加一九三三年在「阿姆斯特」所舉行國際反戰大會。在大會中，她指出目前應用各種手段，來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必要。她的口號是：反對戰爭就是反對帝國主義。

她的一生，完全替被壓迫者奔走呼號。她始終反對資產階級，反對法西斯以及社會民主黨。

她和羅森堡同樣是個博學多才的革命女性。她不但精通自然科學，又熟讀世界的歷史地理，尤其對於中國的歷史地理更有研究。這裏更可以想像到她的爲被壓者奔走呼號，決不是徒然叫幾聲口號，而出發自學理上，研究自歷史的過程中的。此外她，不單對於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有深刻的研究，即對於藝術，也是有十二分的理解。一九三三年五月間——正是她死前兩個月，莫斯科有作家與記者會，在會席上，忽然有扶杖的老者

出現，她就是蔡特金，她一到會場以後，隨着與會者的掌聲中，她用流暢的法語，說明大眾文學的意義，革命期中作家的任務，因此作家們得以組織。

她的學識既如此廣博。所以她的著作，包含各部門。比較著名的有羅森堡與俄國革命、藝術與無產階級、現代婦人問題中的婦女勞動、女子參政權問題、無產階級婦女運動的起源、馬克思與他的事業、憶列寧、去莫斯科等書。可惜這些書，在中國還沒有譯文。

蔡特金一生，不斷在爭鬥中過生活，同時也可以說不斷在學習中過時光，直到六十几歲時，她仍勤於閱讀，不怠於學習。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這位終身替被壓迫者求解放，而又博學多才的克拉拉·蔡特金女士，終於因病而長眠於莫斯科了。七月二十二日安葬於莫斯科紅場，葬儀的隆重，不下於列寧。蘇聯的中央委員如斯大林、莫洛托夫，都親扶靈柩，安葬此世界女革命家於列寧墓後。民衆參加者約數十萬人，真可謂享盡死後的哀榮了！

### 博學多才的革命女性羅森堡

一八七一年，是值得記念的一年，只要你讀過世界史的話，你定會記得普法戰爭那一回事，而一八七一年，就是普魯士戰勝法國，建立了強有力的帝國主義政府的一年。也可以說法國大眾革命的年頭。女革命家羅沙·羅森堡（Luxemburg Rosa）就在這年的五月五日，生在俄領波蘭的一個小村莊裏，父親是個小商人。

羅森堡的父親，雖然只是一個貧寒的小商人，卻非常愛讀德國的古典文學以及波蘭文學，猶其是雪萊和歌德的作品。她的父親既如此，母親也是一樣地一個很有教養的人物。雖然他們的家裏一貧如洗，但對於女子的教育，卻不肯苟且。

羅森堡在十五歲那年，已讀完了中學，算年紀，她常排在這一級的末尾，而每次的成績，卻總是她掛頭牌的。她這樣小小的年紀，已很明顯地傾向於社會主義了。所以雖成績非常好，但受不到學校的金獎牌；因為當時若傾向社會主義，也會被當作亂黨看待的。但是羅森堡不但熟讀社會主義的書籍，並屢次參加實際行動。

十八歲時，她已做了波蘭社會黨的領袖，被俄國政府，判定死刑，終因得一牧師之助，脫逃國外，再入當地的大學，專攻自然科學和數學，等到一八八九年，她又停了學，遍走



柏林、日內瓦等處，埋頭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到一八九二年開始，在波蘭從事馬克思主義運動。

當時波蘭的社會運動，尙只限於小部分智識份子的活動，而有漸次普及到大衆的狀況。至於一般的思想，大都傾向於反俄國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他們的目標，在於企圖脫離帝俄的統治，而自謀獨立。只有羅森堡等，立腳於馬克思主義，主張國際主義與階級爭鬪，因此在波蘭成立了社會民主黨。爲了鬪爭，她在巴黎圖書館精研波蘭的歷史，就波蘭的經濟的政治的發展過程，主張波蘭民衆，以其和本國資產階級攜手而謀獨立，不如和俄國的無產大衆聯合，和專制主義與資產階級鬪爭。

她的論文中有一篇名波蘭的產業的發展，就是她獲得博士學位的名作。這時她才二十二歲。同時她爲了想在德國參加社會運動，以及避免俄國的迫害，竟同一個德國學生作假結婚，而算作德國人。由此可以窺見她於主義的犧牲精神的一般。

羅森堡在濟濟多士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部，被認爲馬克思主義的佼佼者；當時社會民主黨在柏林創立學校，以資養成人材，羅森堡曾主講經濟學。她的講義資本的累積，

真是一本很好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入門。（該書中國早已有譯本。）她的文章，不時可散見於他們的機關報或機關雜誌上，同時她也擔任過編輯。她不但是個學者，寫作者，而且是個能言多辯的演說家。

不久法有社會黨黨員加入了內閣，提出了社會黨和資產階級政黨的提攜，引起了國際社會黨的激烈的爭論。羅森堡應用她的舌尖與筆尖，做了反對派的急先鋒。

一九〇五年，她偷偷地跑進了正在醞釀着革命運動的俄國。她不但參加了各種實際行動，即對於黨內的各種機密策劃，她也一一參加了。不幸第二年即遭俄政府逮捕，釋放後，即奔回德國，仍從事於社會運動。並著同盟罷工與德國社會黨一書，說明罷工的意義與實際功效。因此引起了黨內的歧視，被視作左翼的激烈份子。終於一九一三年在維也納開國際黨員大會席上，通過了「以政治爲目的的大衆總罷工案」。這一決議，羅森堡費了不少的氣力。

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羅森堡是第二國際的一個重要份子。這一年八月世界大戰勃發，第二國際與資產階級的妥協，羅森堡很沉痛地嘆說：『第二國際死了。』由多數的社

會民主黨團結的第二國際既如此使人失望，於是羅森堡不顧一切起來反對。至一九一五年二月，羅森堡與加爾領導的社會黨少數的代表，開會於柏林，但羅森堡又因演講「兵士被虐待」的問題，而遭逮捕，坐牢一年餘。她人雖入獄，對於黨內的工作，仍不稍懈怠，國際雜誌的發行，她的努力獨多。（這雜誌不久即被禁止）不久又寫了一本「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部的危機」的小冊子。這書到現在還被視為社會主義文獻中之一。

此後羅森堡與其他少數同志自成了一派，名「Spurtrags」團（按 Spurtrags 是羅馬的革命領袖）不幸於該年七月，羅森堡又被捕入獄，被判無期徒刑。

由於五年戰爭的疲勞，以及經濟的困窮，添上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成功，於一九一七年的十一月，德國也起了革命。於是羅森堡以及其他革命志士，又重復得見天日，且又常現鬪爭英姿於大眾運動之前。然而終因握有政權的社會民主黨，與舊軍閥和資本家相妥協，漸次失去了改革的誠意，對於無產大眾的解放，終成了水花泡影。同時獨立社會黨，也和社會民主黨狼狽為奸，使左翼的少數派十分不滿而漸趨分裂。於是在該年的十二月，新成立了德國××黨，和社會民主黨相對抗。情勢的急轉直下，有如瀑布的穿新巖

而狂瀉。終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六日，因黨內尙無任何準備，而即與政府軍武裝相抗，經柏林街上的數次巷戰，一敗塗地。一月十五日羅森堡與同志李布克納西同時在寓所失蹤。第二日，李布克納西的血屍，以無名死屍之名，被埋葬於荒郊，然而誰也知道了這是革命烈士的遺體。半年以後羅森堡的屍體，在河流的砂灘上發見！這是爲德國大衆謀利益而奮鬥的志士，就此與世長逝了。

羅森堡是一個身體瘦弱而又背駝的女子，但是她的高潔的人格和流利的口才，只要你和她對座五分鐘，就會使你着迷。尤其她的博學才智，多辯的口才，聰明的頭腦，會使你五體投地佩服。她至少能說六國的語言，不問俄、德、法、波蘭等國的語言文字，她都能很流利地使用。在國際社會黨大會上，常與蔡特金同爲各國黨員做翻譯。獲得了全歐洲勞苦大衆的愛戴。

同時她不單是一個能言多辯，博學多才的學者及社會運動者，而且是個對藝術有修養對文學又極有深造的藝人。她一有閒暇，常歡喜執筆繪畫，尤其歡喜描繪風景。此外對於自然科學又極有研究，她給考茨基夫人的信裏，曾有過如下的一段文字：

「在兩年前，我曾熱心於植物學，我不時採集植物的標本，不辭勞瘁地使它乾燥，爲之分類。我曾有一次作採集旅行，經過四個月的光陰，都是背了標本箱，涉足山間水邊，其他一無所事。」（一九一五十月在柏林獄中所書）

羅森堡有科學的理智的頭腦，又有詩人的藝術的豐富感情。雖然年少夭逝，但著作宏富著名的有資本的累積，羅森堡論文集，給考茨基夫人的書簡、羅森堡書簡集、改良主義論及經濟學入門等書。尤其她的書簡集，文筆流麗感情橫溢，大半都是批評反叛的朋友的文字，任何人讀了，都會生出愛慕之忱的。

### 列寧夫人克盧普斯加亞

蘇聯從前的要人（現在因其與基洛夫（Киров）暗殺案有關已囚）齊諾維埃夫（Zinoviev）說：「列寧的一切事業，受諸於克盧普斯加亞的幫助實多」這話確實不錯的。這個我們可以從下面的克盧普斯加亞（Клупская）的小傳裏可以看出來。

克盧普斯加亞名蘭占達·康斯坦定諾英娜（Nadjezde Konstantinovna）一八六

九年生於俄國。

父親是個行政官吏，可是當克盧普斯加亞十四歲那年就死了。爲了家庭經濟不甚寬裕，她不得不獨自謀生，那時她還在學校讀書，一方她卻在校外兼了些課，拿教書得來的錢，作自己的學費與另用。

在一八九三年，俄國已有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克盧普斯加亞女士很快地加入了那個組織，從事革命的實際工作，那年列寧恰巧從伏爾加到了彼得格勒，入彼得格勒大學攻法律與經濟，在那裏克盧普斯加亞便與列寧認識了，做他們倆人的媒介的，是一本小冊子市場論（是列寧寫的），克盧普斯加亞早已聽到朋友們的稱贊，所以得那小冊子以後，便一口氣讀完了。爲了崇拜他的卓越的見解，她很想有機會得和這位年青的馬克思主義者見面，終於在一次狂歡節上碰到了。那是一個掃除文盲運動的集會，從此他們便做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不久就結了婚。

列寧到了彼得格勒以後，聯合俄國當時其他革命份子，組織了一個「勞動解放團爭社」，指導同盟罷工，但不久被官憲注意，被捕入獄。在一八九六年，克盧普斯加亞也被

捕起初本定放逐到烏發省 (Prouivee Uta) 後來她因列寧當時被放逐在謝賢斯克村，便宣佈她是列寧的未婚妻，要求到列寧那裏去。結果，得到官方的許可，他們就實行同居了。這種放逐生活，當然是很痛苦的，但是他們在精神上，卻很快樂。他們在放逐生活中，努力從事寫作，翻譯，疲倦了，便到山野間去散步，一方列寧從事狩獵，克盧普斯加亞則學做廚娘。

她在列寧回憶錄裏，曾這樣寫着：

「新居的租錢是四盧布，房子只占整個地皮的一半，其餘一半，是院子。這裏我們成立了一個正式的家庭了。在夏天，很不容易找到女用人幫忙，所以我和母親，不得不共同操作家事。開始做的時候，我會不小心，把鍋子打翻，羹菜糟塌得一地！我除烹飪讀書以外，還更有傑作，那是我親手種的：黃瓜、西瓜、蘿蔔以及各種蔬菜。我們把中庭改成了一個果樹園，我們的黨小組，常在那兒開會……我們的家庭範圍，慢慢地擴大了，我們又添養了一只貓，早晨，我和烏拉奇米爾·伊里奇 (Vladimir Iliev) 一塊工作，我們翻譯衛布 (Webb) 的著作，午飯以後，我們花費一兩個鐘頭，共同抄寫伊里奇所著俄

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的底稿，此後才各自做自己的工作。有一次我們得到了一本考茨基的著作，因為這書星期必須歸還的，因此我們停止了一切經常的工作，在兩星期以內，把它譯成了俄文。工作完畢，我們相借出去散步。烏拉奇米爾·伊里奇，非常愛好打獵，他自己做了一條皮褲，這樣可以隨便涉水爬山，也無妨礙了。一羣野鳥飛來，帶來了無聊春意。我們在日暮閑暇的時光，常去樹林裏，靜聽那溪流的潺潺，啄木鳥的咯咯鳴聲……深秋，河中的小島上，常有許多野兔，我們常將牠們滿載而歸，當冬天夜長的時日，讀黑格爾、康德，或讀法國的唯物派的書籍；倦了，看看普希金、萊芒托夫、聶格拉索夫的詩歌……」

讀了這段文字，我們可以想像到他們那時的放逐生活，倒是很富有詩意的。

一九〇一年，列寧得到去外國的護照，於是他跑到德國的摩尼克，和普列汗諾夫、馬爾托夫（Martov）、亞格斯爾洛特（Axelrod）、波萊索夫等亡命客，協同發行一個雜誌，名叫「伊斯科拉」（Iskra）——俄語「火花」的意思，這雜誌便是列寧等開始宣傳馬克斯主義的機關報。這批雜誌，雖然名為這批亡命者們共同會力編的，但差不多可以說



完全是列寧一個人所包辦。他們將它印成兩種板子；一種是普通版，是專爲了在歐洲的俄國亡命客看的；另外一種是特別版，則夾在雙重箱底中，祕密運到俄國國內。

那時克盧普斯加亞，也是「火花」雜誌的編輯之一，同時她更以餘力負着組織的重任。

這個「伊斯科拉」不只是做思想上的鬪爭武器，同時也是從事組織羣衆的中心。後來「伊斯科拉」社內曾設立一組織委員會。擔任這委員會中的幹事的，正是克盧普斯加亞。她那時因爲用能起化學作用的墨水，寫無數的暗號電報，和俄國全國的同志們，互通消息，以致她幾乎做壞了身體。

關於在摹尼克的生活，她在列寧回憶錄裏，曾有這樣的記載：

「我到了之後，我們搬到了一個德國工人階級住的房子裏住——列寧前去摹尼克，克盧普斯加亞到後來才去的——我們在自己房裏燒飯吃，但是烏拉奇米爾·伊里奇正在開始寫做什麼一書，爲了想不妨礙他的工作，我盡可能他弄得謹慎，不使它

它有聲音，以致擾亂他的思索。烏拉奇米爾·伊里奇寫東西的時候，常歡喜在房裏踱

來踱去，口裏不住地呢喃着；當他這樣的工作中，我從不和他談半句不相干的閒天。等他工作完畢，我們出去散步的時候，他會很愉快地告訴我他今天寫了些甚麼東西，查了些甚麼，這樣差不多成了一種習慣。摹尼克的風景非常美麗，我們到處都逛過，列寧到一個地方，常和我訴說不少的話。我在這些地方，得到不少的常識和思想的指導……」

讀了這一段記載，我們可以想像到他們在外國的僑居生活中，怎樣在努力於革命工作，以及他們個人的發憤於學問。

在摹尼克的僑居生活中，因為偵探們的將他們嚴密地監視，他們不能廣交同志，但是除出已有的同志外，他們在那兒碰見羅森堡女士。

在摹尼克，是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二年的事。一九〇三年，他們由摹尼克搬到倫敦去了。

倫敦有的是高大的洋房，櫛比的商店，同時也有疲乏窮困的男女工人。他們在這個資本主義的王國中，看到了不少工人的實際生活。於是列寧寫成了告農村貧民書。

一九〇三年，爲了他們的組織「勞働解放社」移至瑞士，於是他們不得不遷居該地。到了日內瓦，他們住在塞須爾龍城外的工人住宅中，沒有甚麼家具，所以將裝書的箱子來當椅子。不久他們居然在那個地方開起會來了。

關於他們夫婦倆在瑞士的生活消息，愛羅克·馬茲克勃萊特的記事中，曾有如下的記載：

『他們住的是一間二層樓，僅有的家具是桌子一張，洗濯桶一個，粗椅子兩隻，小的暖爐一個，一只睡床，一盞石油燈而已。房間的天花板，破舊得不堪。睡床鋪的是古舊的氈毯，要到他們的住房，非經過一條走廊不可，那是一條黑暗得可怕的弄堂。這個房子的二樓，本來有三間，其餘二間，另有房客。在這間房子，除出他們兩人在工作外，這時他們已添了一個助手。她是專門幫助克盧普斯加亞的。』

瑞士是個世界的遊園，平常的房金很貴，他們當時的生活，是非常困苦。

愛羅克·馬茲克勃萊特的記述裏面，關於當時列寧夫婦的生活寫道：

『在瑞士認識列寧的人們，都對我說：列寧好像只願和勞働者接觸來往的，他最

不歡喜與智識階級的改良主義者做對手，他認為和這些人談天，簡直是白費時間的事。他只願將時間化費在勞動者集會上。而在那種集會裏，他常歡喜與任何一個勞動者談天。

他們的收入，是從俄國社會黨的報紙雜誌上寫稿子得來的。」

由此我們知道：這兩個亡命者的旅居生活，是完全靠自己的腦汁來維持的。

多年的在國外流浪，使他們生着懷鄉病；同時俄國的革命運動，也風起雲湧。於是他們便星夜趕回祖國，參加實際工作了。克盧普斯加亞在其列寧回憶錄裏曾說：

「我自丹康同乘一隻汽船，隨後又改乘火車。在芬蘭，革命已經充分地擺動着。當我到電報局去打電報的時候，一個年青的女工笑迷迷地對我說：這裏已發生了郵務電報大罷工了。在火車裏，每個都很興奮地談着革命的事件。」

這是一九〇五年的事情。

他們終於到了俄國彼得堡了。在那兒當然又不是可安逸地住下去的，雖然常要受偵探的無情的監視，但是他們依舊活動得很積極。不久他們創辦新生活日報，高爾基夫

婦，是其中的主持者。

此後克盧普斯加亞專在女工方面做宣傳工作，因此她每夜都到女工夜校去教課。直到革命成功，她真是嘗遍了亡命者的物質生活的艱苦，也嘗遍了政府對他們壓迫的手段；同時他們夫婦也用盡了各種方法，來從事革命活動，並未因官廳的壓迫，而有所停止。

上面所寫的，雖然好像都是關於列寧的生活記錄，其實這是不得已的。我們應該知道，要敘述克盧普斯加亞的生平，非多敘述列寧的事業不可，正如從克盧普斯加亞的生平記述中，也可看到列寧的一切，因為他們是相依為命的一對革命情侶呵！

列寧的生活始終是很刻苦的。野菜湯、黑麪包、薄粥與淡茶，是他日常的食物，也是克盧普斯加亞的日常充飢品。當時俄國革命者的工作，常是每天非十二小時或至十五小時不可，尤其是列寧，每天差不多要做到十五小時至十八小時。他每天差不多寫一百多封信。當他埋頭於事務中的時候，常忘記了一切，連吃麪包，也會忘記。克盧普斯加亞，怕他餓壞身體，所以常乘機提醒他說：『同志呀！不要忘記喝茶。』兵士傳達等，常眠在露棚中；

而列寧和克盧普斯加亞也和他們同樣地共甘苦。

直到列寧的病體日漸衰弱的時候，他還不願多吃一些分配以外的東西，克盧普斯加亞知道列寧的脾氣，常喜歡將麵包藏在抽屜裏，這樣使列寧在百忙中，不知不覺，可多吃些麵包，所以克盧普斯加亞的幫助列寧，真是「無微不至。」

革命成功以後，克盧普斯加亞曾任教育人民委員部副部長。當時蘇聯對於民衆的教育，力謀澈底的改造，曾創立了統一勞動學校制。這個制度，名爲教育人民委員長盧那卡爾斯基所擬，實則完全出諸於克盧普斯加亞的擘劃。從此，蘇聯的教育，一改過去機械地注入式的辦法，而以手工、機械作業、園藝、耕作以及其他實際有用的生產勞動爲基礎。跟着勞動的體驗，再授與學理的知識。這樣可使兒童由實際地參加有用的勞動而增進國家的生產力。她始終在這方面努力着。

假使有人到莫斯科斯登斯基樹街她的事務室去，可以看出她忙碌地工作着，殷勤地接見着來客。來客中，有的是農夫、工人、士兵、女工。她是這些人的指導者。此外她又常常出去演說與教課。

一九二一年年底，列寧因操勞過度而病了，克盧普斯加亞女士不得不因此而稍稍減去一部公務。列寧病的是麻痺症，小心服侍他的，就是克盧斯普加亞了。

一九二三年，列寧終因病態劇變而逝世！從此在蘇聯的工農大衆方面是喪失一個偉大的引路人，而在克盧普斯加亞，則失了一個相親相愛的志同道合的伴侶。但是正像蘇聯的一切事業，並不因列寧的逝世而終了一樣，克盧普斯加亞的事業，也不因她的伴侶的逝世而就從此告終，反之她繼續列寧的遺志，更加努力了。今年她已是六十八歲的高齡，可是她依然爲人類的幸福而努力着！

### 政治家柯崙泰

亞歷山大·米伐爾·柯崙泰 (Kollontai, Alexandra Michilovna) 於一八七二年生於俄國的一個大地主家裏，可說是個大家的小姐，父親米伐爾·屠莫脫維基將軍，是一個頑固的保守份子。當時的俄國，正是沙皇暴政庶虐的時代，同時亦是革命思潮洶湧澎湃的時代。屠莫脫維基將軍，深恐他的女兒，也會染到這革命思想，於是將她深深地藏

起，他不許她進學校，不許她參加任何集會，請了一個家庭教師，教她在家庭攻讀。但是柯崙泰女士雖是不出家門，革命思潮仍很快地傳到了她的心田裏。因為其間她已讀了不少革命文學的書籍。她已很了解俄國的社會狀況，她知道已腐敗的舊俄政體的罪惡，非來一次大革命，俄國的大衆將無以生存了。因此於一八九〇年，她偷偷地瞞了她父親，加入了當時的社會民主黨，那時她才二九年華呢。這裏證明了頑固的牢籠，決計囚不住洶湧澎湃的新思潮的浪花，也阻不住這浪花的打進青年人的心胸。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柯崙泰女士，從十八歲起已經從事於社會活動了。爲她父親始料所不及的。她父親只想她做個大家閨秀，誰知客觀的環境，竟會使一個十八歲的生活優裕的少女，偷偷地參加社會活動。

一八九六年，聖彼得堡紡織工人大罷工，她更體會到女工們的受資本家的榨取與剝削，以及社會給予她們的種種不平等待遇，於是她立志想從事於婦女解放運動了。

爲了她的積極的活動，受了當局的注意，因之她不得不流亡異國。自從一八九六年直到一九一七年蘇聯革命成功止的二十一年之間，她過的都是流浪生涯！初到德國，到



德國後，她才開始嘗到學校生活的滋味。——前面已經說過，她的少女時代，被她的父親閉關在家裏，簡直沒有受過有系統的學校教育。——從此她開始研究有系統的社會科學，尤其專注意於勞動問題與婦女問題。在德國她做過勃羅尼亞的勞動學校的講師。不久不安於德國而往巴黎，加入了少數派，不幸被逐，逃到了美國，到一九一五年她又退出了少數派，加入了多數派。這裏證明她的思想不時在進步。她流亡在美國的時候，正是世界大戰正利害的時節，她目見當時帝國主義間的相互大屠殺，徒然犧牲無辜的民衆，她曾積極地做過反戰運動。

在二十一年的流亡生涯中，被當地的政府驅逐出境，當然不算一回事，就是歐洲的鐵窗風味，她也是很熟悉的。因為她的隨處鼓吹革命，無處不受人歧視。

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爆發，她偷偷地跑回祖國參加那革命工作，革命成功，被選爲聖彼得堡的執行委員，但不久即被克倫斯基政府，認爲布爾雪維克的指導者而逮捕下獄。終因布爾雪維克的推翻了克倫斯基政府，女士和其他的被捕者，都獲得了自由，被選爲中央委員。努力於婦女組織與教育等事業。一九二三年，被任爲挪威大使兼任通商代

表，開女子做外交官的先例。此後又轉任墨西哥，去年國聯開大會於日內瓦，她和李維諾夫同爲蘇聯派出的代表。

由柯崙泰女士的革命過程與現在的政治生涯，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兩個結論：（一）蘇聯革命的成功，由於男女共同的合作，柯崙泰女士是其中的一個代表者。所以中國不要求民族解放則已，要要求民族解放，則全民族半數的婦女，應起來參加擔負起一部責任。（二）中國的執權者們，始終只認爲女子只有在賢妻良母的家庭牢籠中守圈子，似乎女子除做生子的機器與做守竈貓以外，別的沒有可做的事，然而蘇聯的柯崙泰女士，都給「女子無用論者」以絕好的反擊。是的，蘇聯婦女的出入於政治舞臺，從事於各種社會活動，已不是柯崙泰一個人，而是整個蘇聯的婦女了。所以女子的「無用」決不是天生如此，而是社會環境使然。中國婦女要自由地做「人」，目前固應積極參加民族解放運動，同時亦得努力改造這不合理的男權社會。

柯崙泰在幼年時代雖沒有受到有系統的教育，但自到德國後，她受到了很好的大學教育，加以實際參考社會活動的經驗，使她對社會問題，尤其對婦女問題，有了深刻

的見解。著作中最主要的有阿衣羅來的勞動者的狀況、婦女問題的社會的基礎、社會與母性等。除出寫作理論的文字以外，更歡喜文學的創作。

她對於婦女問題的解釋是：『在原始時代，男女大家共存共榮，沒有誰壓迫誰，根本沒有甚麼婦女的特殊問題。到了封建社會，財產權完全操縱在男子手裏，婦女完全是個被壓迫者，她們是奴隸是牛馬，終日的低首下心，也沒有人敢說甚麼，當然也不成爲問題。婦女在社會上，被當作一個問題而提出來討論，更實際地形成一種運動，是資本主義擡頭以後的事。因資本主義的擡頭，不但使從來從事手工業者，奔向於大規模的工廠，即小商人的子弟，失了土地的農民，都不得不終日勞役於機械的旁邊；且因工資的低廉，個人的生活，有時亦不夠溫飽，當然不能維持家人的用途；於是他們的妻女亦不得不走入工場與機械爲伍了。女子既走進了生產勞働界，有了經濟地位，可是社會對女子仍是歧視的，於是羣起喊出了不平的呼聲，才有所謂婦女運動……』而且她認爲婦女和勞動者同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只是生產的奴隸。不革命，只有永遠做奴隸。

她的創作，如三代戀愛、赤戀等，在中國都有了譯本。這裏因限於篇幅，不克詳細地介

紹。她的創作中對於兩性的性愛關係，有獨特的見地。主要的是：「事業應大於戀愛。」這一警語，大可給我國的一般戀愛至上主義者，以及以嫁人爲終身職業的婦女們作座右銘。

戀愛只是生活中的一環，不是生命的全部，可是我們一般「戀愛至上」的小姐們，她可以爲戀愛而神昏顛倒，爲戀愛而放棄事業，爲戀愛而殺人，爲戀愛而自殺。除出愛一個人以外，可無所事事；至於以嫁人爲終身靠山的，整個中國的女性中，真是「比比皆是」！希望顛倒在愛河中的，以及靠着丈夫不想自立的人，大家體味一下這「事業大於戀愛」的名言吧。有人會說：在這個倒霉的社會裏，女子有甚麼可做的事業？

是的，我們所處的社會，確是倒霉極了，但是社會是人類造成的，知道這倒霉的社會，而來大加改革，這就是我們最大的也是最必要的事業。誰也應該知道，在這倒霉的社會裏，那有真正的戀愛？真正的戀愛，要在合理的社會裏才能實現。合理的社會，決不是這半殖民地的情形下，可以產生的。我們要做「人」，我們要有真正的「戀愛」，首先得做一翻偉大的事業——革命——才能獲得。

## 天才舞藝家鄧肯

鄧肯 (Isadora Duncan) 美國人，生於一八八〇年，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四日不幸在 Nice 地方因圍巾偶繞在車輪上，活活地被車子拖死。

鄧肯不但是近世的第一跳舞藝術家，並且是人格偉大而又很有文學天才的奇女子。

鄧肯的家庭，非常窮寒，父親早已過世，她的母親帶了鄧肯姊妹四人，艱苦度日。我們應該知道一個窮女人帶了四個小孩，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過生活，是多末不容易的一樁事情啊！鄧肯的母親怎樣教育鄧肯與鄧肯的姊妹兄弟們，我們可以在鄧肯的自傳中找到：

『我母親從來不看重物質，她教我們看輕一切的財產、房屋、傢具這些東西，由於她的榜樣我終身沒有戴過首飾，她說這些東西全是累贅。』

鄧肯是一個富有熱情而又很肯發奮讀書的人。當她十一歲時，已沒有辦法進學校，

於是她成天在渥克蘭省的公共圖書館——這圖書館離她家有好幾里路，可是她每天總是帶跑帶跳或飛舞而去——讀書。這時，她除出讀書以外，還和她的姊妹兩人合教着一些小孩子跳舞。同時她們還收了幾個年紀較大的學生，這些學生裏面有一個是藥劑師，因為他生得很美麗，鄧肯竟心裏愛她得幾乎發狂。可是她這一顆小小的心，竟到了那藥劑師的頭髮已經花白，且有了妻子的時候，鄧肯才有機會向那藥劑師剖白。要是具有熱情的人聽了，將會怎樣的興奮啊，可是當鄧肯對那藥劑師剖白了兒時的初戀時，那藥劑師卻淡然處之，真不啻熾炭碰到了冰塊。

鄧肯的一生，在流浪中生活着。因為當時歐洲的跳舞，都是「Ballé」式的，總是一拍一跳，舞女腰束圍裙，足尖着地旋轉翻滾。這種跳舞，早失去了人類自然行動之美，於是鄧肯才主張恢復希臘的藝術舞，薄衣輕紗，一味依從自然，可是不能迎合當時社會人士的心理。所以她到處碰壁，受不到任何人的贊賞。由家鄉而舊金山，芝加哥，東塞西衝，總得不到人的賞識。在紐約，爲了全家的人，已餓了三日肚子，她沒辦法，才衝上一個大公司的屋頂花園，經理看了她長得不錯，許可她在他那兒獻藝，可是他仍限制她不能跳她的獨倡

舞，而要她跳穿着褶襖短裙的舞。鄧肯爲了一家人的飢餓，只得依從。這是她賣藝的第一次。

由紐約到倫敦，她們因爲沒有錢，到處被旅館擋駕，沒奈何尋到公園裏去度宿，誰知又有警察來干涉。她的自傳中曾說：

『這樣過了三天三夜，靠一個辨士一個的饅頭充飢，但我們的生存力可真不小，白天總在大英博物院裏。第四天一清早我預先警告母親兄弟妹子，叫他們不許開一聲口，只隨我走，我一直走進倫敦一家大旅館。我招呼門口半夜不睡的守夜人，說咱們才趁夜快車來倫敦，行李就從利物浦運到。我們開定房間，叫了咖啡，麥餅，以及許多上等美國點心，作爲早餐。我不時用電話向底下門上人埋怨怎麼我們的行李還沒有到呢？第二天一早，料想再搪塞不下去，我們便像昨天走進來那樣走出去，竟沒有驚醒那個守夜的人。』

由巧設了這樣一個騙局，度過了第四夜以後，剛巧看見了曾有一面之交的葛洛士凡娜區太太廣宴賓客的啓事。終於她得到這位太太的許可，在她的宴會廳上，表演了一

次，得到了一張十金鎊的支票，這可算她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大收入。

從此她的舞藝，驚動了英國上流社會的太太們、文學家、畫家、音樂家、雕刻家。她在習舞室裏整天練習，晚上不是詩人來誦詩，就是畫家來看舞與邀請。那些畫家詩人都互相妬忌排擠，不是這詩人說：『這女孩子怎能和那老傢伙在一塊那麼久？』就是那畫家說：『不懂得這聰明的女孩子怎能與那猴子在一起？』然而她卻很天真很大方地和他們維持着友誼。這其間，終於真的愛上了一個身材矮小臉色蒼白，而只有一個聰明頭腦的安得萊，然而安得萊始終對她非常冷靜。從此她自己設誓，誓將她的熱情，移放在她的藝術上。她曾說：

『藝術給了我愛情所不能給我的愉快。』

不久她又流浪到了德國。這時她的舞藝聲譽，已傳遍歐洲了。德國有一家戲院願以一千個馬克一夜的薪金，要她獻技。她說：『即使有一萬，十萬，我也不願，我不是來使腦滿腸肥的資產階級開心的，但是將來有機會，我會給威根納的鄉人跳舞！』這裏可以窺見當時鄧肯的認識社會的真諦了。



她離開德國，又去維也納，不久又到了匈牙利，在匈京布達佩斯開始跳舞，認識了一個扮演沙翁名劇裏的羅密歐。那是匈牙利的最有名的一個演員。彼此都是一見傾心。陷入了熱戀的境地。爲了想陶醉在愛河中，他們倆跑了鄉間去小住。這時鄧肯已答應匈牙利其他各城鎮去表演，及表演歸來，羅密歐已替她找好了房子，預備她常伴着他住。但不久羅密歐就想離開她。鄧肯雖然感到無限悲哀，但她覺得愛情是不可強求的，她立誓再不爲愛情而背棄藝術。就此再漫遊維也納、柏林、德國各城到處表演。到奧國時，她的聲名更大了。當她和劇場經理夫婦在某餐館吃飯時，玻璃窗外面來看她的人，愈擠愈多，竟將巨大的玻璃擠破。由此可見人羣對於她的仰慕！

然而鄧肯的對於她的舞蹈藝術，並不就此爲滿足，有一次她在阿巴齊後，碰着一位公爵，就留她住在他的別墅裏。湊巧她的臥室的窗外，有一棵棕櫚樹，每天清早，呆看這棕櫚樹在晨風裏抖動。她因此創造了一種跳舞，那是手、手指和手臂的一種輕柔翼動。

一九〇五年正月，她和俄國訂了合同，一月六日，她到了聖彼得堡，在晨曦蒼茫中，她看見從遠遠來的一隊黑色的行列，那是一具具都是棺材。對於這事，她的自傳中有過這

樣一段記載。

『這些全是前一天的兇煞日（一九〇五年一月五日）在各宮前飲彈的工人，他們曾爲了妻子兒女的凍餒，向沙皇要求麵包而遭毒手的鬪士……看着這隊悲苦的，走不完的行列過去。就此我的一生完全不同了。我在走不完的行列前誓爲人民，爲被壓迫的人服務咳！我個人愛情上的慾望與痛苦是多麼渺小，多麼無聊，要是不能幫助他們，我的藝術有甚麼用處？』

由這一段短短記載，我們已可了解鄧肯的意志的趨向了。

沙皇統治下的俄國，當然留不得這位富有革命意識的跳舞者久住。不久她就回到了柏林，立志要辦一跳舞學校。學校的廣告一登出，來報名的很多。她見了那些小孩，覺得個個可愛，一個個收留着。可是那些孩子，不是患着眼病，就是鼻病或其他病症。她總是盡可能地爲她們醫治。

從那時起，柏林全叫她「神聖的伊色朶拉」(Isidor)。曾傳患病的人，只要一進她劇院，病就會好。有一天夜裏，她舞畢歸家，有許多柏林的學生，蜂擁着，解下她車上的馬，曳着

她的車子，往著名的西格大道走。他們要求她在車上演說，她立在馬車中向學生們講道：『世上再沒有比雕刻再偉大的藝術。可是你們愛好藝術的人，爲甚麼允許那些可怕的魔像，（指道旁的歷代帝王將相的像）站在你們京城的中心？照這些像，你們是學藝術的，如果你們真是學藝術的，今晚就得拿石頭毀掉他們。藝術？這些是藝術？不是！只是德皇的魔影啊！』

讀了這一段痛快的演說詞，覺得鄧肯是多麼膽大而又透澈的一個人啊！

這時她又愛上了天才的佈景家克萊，但是克萊脾氣很壞，一不如意，開口就罵，兩人常爲了佈景的事情，不時爭吵。現在記一段他們的爭吵史在下面：

鄧肯：『噫，好人，我得罪你了麼？』

克萊：『得罪？噫，沒有的事！女人全是可惡的討厭東西。你也是可惡東西，擾亂我的作品。我的作品！我的作品！』

鄧肯愛他，她希望他能够和她合作，可是終不可能，經過了最初幾星期的狂熱戀愛以後，已經衝突不了。克萊常對鄧肯說：

「你幹麼還繼續下去？」幹麼你，你要去臺上舞動手臂，你幹麼不留在家裏替我削鉛筆？」

鄧肯是個能够獨立而又愛好自由的新女性，聽了這種污蔑女人的話，她又只好忍痛與克萊分離。

一九一二年她在巴黎碰到了詩人鄧南遮，鄧南遮是一個引誘女子的能手，只要他對某一個女子有意思，他總會想法俘獲她的。可是鄧肯卻立意抵抗他。有一次鄧南遮對鄧肯說：『我半夜裏來。』於是她就在家裏佈置了一天，將房間裏擺滿了弔喪用的各種白花，燃着無數白燭。鄧南遮來了，使他坐在一張墊得很厚的褥椅上，將白花鋪在他身上，鄧肯爲他跳舞，慢慢地跳着蕭邦（Chopin）的送葬曲（Funeral March），漸漸吹息蠟燭，只留着他頭腳邊兩支，這時的鄧南遮像被催眠了似地趟着，鄧肯跟着音樂，又吹息了他腳後的一支燭，正嚴肅地走向前去時，鄧南遮恐怖得大叫一聲，跳出來望外跑。鄧肯和琴師笑得倒在地上。

就是這一年的春天，蘇聯政府給了她一個電報，要她去蘇聯建樹她的跳舞學校，得

到了這個電報後，她非常興奮，她在她的自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這消息從那兒來的？從地獄嗎？不是地獄，但離地獄最近，歐洲人視爲地獄的地方——莫斯科蘇維埃政府……在去蘇聯的旅途中，我有死後靈魂飛入另一宇宙的感覺。我相信柏拉圖、馬克斯、列寧所夢想的理想國，已在世界上創造出來了。我沒有帶衣服走，我想將終老於紅色的工人服裝裏。在穿着同樣簡陋服裝的同志裏，大家充滿着同胞的愛，船往北走時，我輕視地，憐憫地向後看那中產階級的歐洲的舊制度與舊習慣。從此以後，我去同志裏做一個同志，去實行我們這入世的大計劃，使我學校不能生存的舊世家，別了！你這世界的殘忍，不平等，與不公道！』

別了舊世界！我要慶賀新的世界！』

鄧肯，可以說是從奮鬥中過來的女子，可是她只知道獨自個向前衝，獨自個向中上層社會衝。最後她知道此路不通。她很愉快，她能跳出舊世界，逃入新世界。很可惜她不久就死了。不然至少她還會跑這舊世界，再來一叫喊。像站在馬車中演說的叫喊。

（下冊完）

# 秋俠遺集

增訂  
本

(附小俠詩文章)



王燦芝編

一

冊

一元

秋瑾女俠才華絕代，操守軼羣，就義成仁，聲震寰宇，其詩詞之激昂慷慨，悲壯淋漓，久已膾炙人口。其女公子王燦芝綽落有母風，由新大陸歸國後即重刊秋俠遺集，並將其日常所作之詩文刊之於後，顏曰小俠詩文章。其辭清新俊逸，媲美謝班。

## 內附銅版精圖

孫文題字·秋俠和服遺像·秋俠便裝攝影·秋俠男裝攝影·秋瑾女俠之遺容及就義圖·女俠血衣·秋女俠之遺墨(輓母稿)·女俠所書軍制軍規真蹟·女俠靈柩停厝時攝影·女俠靈柩經過西冷橋時攝影·女俠安葬於西冷橋畔之攝影·女俠後來之墓·紀念女俠之風雨亭·女俠祠宇·女俠遺物等·

# 中華書局出版

# 中華書局出版

## 中國人物傳選

陳啓天選輯 一冊 一元四角

編者選輯本書之主旨：欲使讀者藉此了解我國歷史與文化，鼓起民族精神，以復興中國。取材多依據正史，計選政治家周公、管子、商鞅、諸葛亮、張居正、曾國藩等十六人，思想家孔子、墨子、老子、莊子、韓非等二十一人，軍事家孫子、吳起、岳飛、戚繼光等八人，文學家屈原、杜甫、韓愈等五人，史學家司馬遷等二人，特行者如文天祥等三人，科學家徐光啓一人，共五十六人。此五十六人之傳記，可以代表中國歷史與文化之大概。各傳分段標點，詳加考證，並附注解於後，極便閱讀。

## 張居正評傳

陳翊林著 一冊 九角

張居正為明代之一大政治家，陳翊林先生依其遺集，旁考史實，著為評傳，首敘其時代、家世、年表，次依年代分述各期之概況。凡關於張居正之性格、抱負、治術、政論、吏治、用人、兵略、將略、學術、著述諸端，均發揮盡致；最後殿以評論，尤見精詳，使張居正捨身為國之偉大人格與事業，躍然紙上，不惟可供整理舊史者之參考，而今之從政者，尤宜人手一編，藉資觀摩焉。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發行

初中學生文庫  
世界女名人列傳 (全二册)

◎

下冊實價，國幣

(郵遞匯費另加)



編者 沈 茲 九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  
澳門路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195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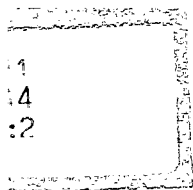
• 18



78

74114

註冊商標



18